昌谷集卷五　　　　宋　曹彥約　撰

普州四賢堂記

蜀之東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眉並稱名藩大府敢不敢望焉一郡繞三邑地方廣繞三百里其博物洽潤飾章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歆艷文之以禮樂[illegible]表表[illegible]稱有[illegible]者由祖宗盛時以迄於今其廢其

[seal]

葺不可盡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楹闢而三室闔而一繪像而名之謂之四賢堂則自今嘉定乙亥貢士黄盈進之請寓公馮傚之助使君虞方簡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闓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横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説使孔孟未言之敎顯然於天下曽子子思親傳之懿隱然於人心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者罔敢失墜可以無愧有堂而設諸學宫使夫郡之為士者望

焉而起敬慕焉而取則有益焉而知樂不及焉而知懼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於三代之際然質諸他郡昔固有以義起者矣夫以四先生者或足跡之所嘗至或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漸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據是豈歲時祭祀之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象其德哉普之為郡地介巴蜀聞濂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為審誦程張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為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宮列其

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汲汲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烝民授五常之性以立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介剛之足以決也無父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居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為甚微而攻於人心者為可畏為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以其涉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為富也又非以其綺

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為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為力行力行之所以為致知以言修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茲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盛心哉繼自今步趨於堂廡凜然四賢之論說參於前偃息於屋漏犂然四賢之踐履關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

誠實於事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為於四方萬里之外茲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如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摳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為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敏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

江西安撫司機宜廳壁記

帥臣列屬有三而主管機宜文字者乃獨知印上而議
幕固已多歷麾節或入朝有顯效主人所尊敬不敢責
以細務其下則幹辦公事同一資格而機宜文字猶為
之長有建議必質正焉中一幕而立顧不甚重予嘉泰
壬戌以至甲子嘗以奉議郎居其職去十有三年為今
嘉定丁丑冒領帥事則今潘君檜實為之雅好捷出按
籍且訪諸人得前二十政斷自淳熙以下圍石於壁而
欲記之必有說也將以收拾姓氏舉揚墜典使後之居

官者有所考耶亦將記録本末旌别能否使後之職事
者有所勸而或有所懼耶如其收拾姓氏舉揚墜典居
官者有考而已姑置勿論若欲記録本末旌别能否可
以勸而可以懼亦豈遂無説以處此哉唐藩鎮固是弊
法而其識拔名士尚𩐌髴三代舉選本意固有士行修
於家而辟命達於朝出而贊戎幕者多竒才入而居王
官者多宿望近世以銓法取士稍失舊典猶必以邑最
為正格以畫降為異數謀有機密事有便宜非如諸使

之屬窘於一職而已叛而不討無以示朝廷之威服而不柔無以示朝廷之仁獻曲突於焦頭之先折遐衝於樽俎之際惟有德者可以立言惟有學者可以應變惟忠誠惻怛無私意介乎其間者可以賛其長而友其寮此則温石諸君子所以揭日月於唐不與餘子碌碌者伍圃石於壁姓氏云乎哉

南康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有題名古也吾邦壤地褊小前乎三十載由進

士解褐為有限致揭而立石者亦闕焉始書於學官之屋壁再書於釋氏之浮圖事力簡陋其勢然也惟立教之意隆而羣試於有司者日盛表而出之必將有異於前日者縱史於埸屋勇鋭之地而發越其山川英靈之氣俾相與目視其姓名心惟其本末出必以及物為先務入必以律已為切體知追配於古道者為可敬而一意於温飽者為可羞此則國家累聖設科之本意而鄉之父兄所望於子弟之盛心也先是邦人舉進士未嘗

黨必有庠術必有序國必有學洒掃應對進退有其節
禮樂射御書數有其文本之以孝弟忠信行之於州閭
鄉黨然後考之以德藝升之俊秀無非使之明其善以
復其性夫是以上作而下應教化行而習俗成後世以
法度整齊天下古道日薄時乎用儒或以為觀美間有
稱其道德之門延喜其六經之表章其於名教茫未有
補惟我本朝尊儒重道累聖相承前後一律故白鹿賜
經始於熙寧而修繕之勅發於章聖高宗皇帝閔聖經

易徙而惟恐失時下至於諸子百家之說編年傳紀之載
與夫微言讜論有益於身心有利於世道者積累而通
徹之饑飧渴飲不厭朝夕此則累聖所以惠天下之旨
朱文公所以淑後學之心前後主議典教是邦者於此
特注意焉其不為應故事明矣舊閣尚卑隘總高深之
數為丈者率不滿二其廣特加一焉今所增或以丈計
或以尺數蔑有不滿之慮書院偉矣閣崇且廣矣所望
於稱是閣者日游其間雲章參其前出乎其外雲章著

於心如是則居族稱孝居鄉稱弟仕於州縣利澤及於民立乎朝著名聲昭於時皆自致知力行始則又誠敬之所端本不可誣也王使君栻字式之故相之賢子作郡有惠政尤於兩學加意若殿若廡靡廢不舉大啟是閣特其顯著者名節已至尚肯以斯文為重訖此役而後行貽書來告以記為託且言涖其事者星子縣主簿王橚堂長魏汝諧學録直學陳昕繆惟一也彥約幸生是邦昔嘗肄業書院義不可辭輙誦所聞如此寶慶丁

亥正月郡人曹彥約記

致仕通政檀公壙中記

公諱渙字元吉姓檀氏曾大父諱宗益故比部郎中贈正奉大夫妣方氏贈碩人大父諱仲故武學博士贈朝議大夫妣周氏贈恭人考諱師醇故朝請大夫湖北安撫司參議官妣高氏曹氏皆封恭人公自幼習讀即表表出餘子上為文字操筆立成不得雋於場屋乃受廷賞調南康軍建昌縣尉澧州司法參軍歸州興山縣令

黃州黃陂縣令臨江軍新塗縣丞惟興山以内艱不赴
其餘所至輙有聲律已以亷待下以寛知民疾苦一毫
不擾而所向輙辦上官賢重之民感其德無汲汲騰踏
意暮年猶才選幹辦湖南安撫司公事平劇賊李元礪
等奏功幕府進秩命下而公掛冠之請已上矣始以陞
朝官致其事次以五品服其身年彌高而德彌劭議論
風生運筆如駛聽聰視明少壯不能及夫婦齊年世所
歆艷得末疾一年猶日坐堂上接世務對賔客皆如平

日至於易簀辭色不亂生於紹興乙卯之七月終於嘉
定壬午之三月享年八十有八娶許氏濠州通判諱壽
之女生二男子長曰梓次曰松松先公五年卒六女皆
已適人其婿曰黄渭劉遵李景亮劉令德李天麟楊垍
四入官途二為名家名士有再捧賢書者二孫男一曰
夔一未名一女亦許嫁吳家世池州建徳縣望族以外
氏南康也幼從官於是郡已慕廬山之勝及得尉外邑
建昌甫滿即卜築城下令又卜兆山南實為清泉鄉鳳

凰之岡亦以治命梓將以是年十一月丙午克襄大事日月不留狀其行而銘墓以告於立言君子將有不及姑命叙其大畧而記諸壙示不朽也

長女如範葬記

曹氏如範者昌谷居士某字簡父之長女名柔則無封邑以字誌也世世為南康軍都昌縣清化鄉黿山人令徙居城下年餘十歲即頴悟孝友若有陰相之者十八歲為同縣人牛斗極妻居士持湖北庾節攝守鄂州及將

漕湖南改帥長沙皆以之隨行及歸牛氏則所以事舅姑和叔妹者猶前日孝友得舅姑歡心撫如已女叔妹之所倚信不翅已兄弟處良人以敬撫婢妾以恩治飲食奉賓客以勤又能躬履儉嗇力任家務舉無違禮如老成人中外斬斬無不稱善居士自斂外乞歸移守寧國待次鄉郡實歸寧城下僅二十日忽得吐下疾踰一日遂不起雖痛楚委頓時言語猶不亂享年二十有七實嘉定十年七月十四日也嗚呼痛哉所生母王氏以

其解事有情義嫡母宜人黃氏所深愛病時不頃刻舍
二母病革時黃氏猶抱持之生兩男皆不育有女聞娘
方七歲卜以其年八月十五日歸葬於義風鄉彭婆橋
之南原以便祭祀斗極已命於朝爲初品官其父與兄
皆爲朝列門地方顯而婦賢不壽命也夫前葬十日居
士記

次女如璧葬記

曹氏如璧者其字也名柔美爲昌谷居士曹某簡文次

女生紹熙辛亥八月二十日死嘉定庚辰五月二十四日纔三十歲耳可哀也哉居士南康軍人本居外縣都昌之龜山令徙居城下昌谷巷再娶令宜人黄氏為潮州通判諱瓌女當通判公知江州德安縣時居士未赴桂陽軍録事參軍如璧生於外祖官舍年十有七居士假守漢陽以妻同郡進士陳時自是得湖北庾節領湖南漕計至守長沙又將漕斂外移守豫章所不與俱者獨斂外耳以其孝友出誠實故中外無間言以其聰敏

璧生數男子皆不育止有八歲女名師妹有慧性足以祭其母將以是年九月丙午葬如璧於星子縣丹桂鄉浯陂之原而居士為之記

昌谷集卷十六　　　　　宋　曹彥約　撰

榜文

利州客位榜

某持節領州不敢憚見賔客但筋力有限職事少閑不欲以有限之時講無益之禮凡賔客之有參辭者每日蚤見一次其有職事者又食後見之雖非職事而有私計不得以自達或寄居官之有已事如封贈奏薦循轉

三升又其所納米等色分作上中下九等之外更有加
點添耗之弊民以為苦今照得所在郡縣受納苗米加
耗數目已失祖宗之舊向以承平日久支用繁多添差
養老之費上供送使之額比之全盛之時大段不同近
歲本府又有巡城坐甲支費等用不一而足為數至廣
若欲盡減加耗固所不暇但近歲久例之外將斛面紐
作實數更增三升即是無名暴賦立為常規所合裁減
其所納米等色自上上以至下下既有九等則其餘九

等之外豈應更有可納之米必是倉中合干人迎逢州府之意妄以糠粃濕惡為名加㸃添耗候將來盤量日暗有剩數委實不便今將十年内盤量數參考見得本府嘉定六年權府趙吏部任内盤量之時米數最少即是未增三升之時其加耗數目即合以此為凖令本府於此數外再有優恤又於分定九等之外不許以糠粃濕惡為名更與加㸃添耗候將來盤量日本府更不額外收數如本倉專斗合干人故意邀阻乞覔錢物或妄

稱盤量出剩輒於久例加耗之外仍舊增收三升或於九等之出每斛更加一升決定重作施行許被害人戶赴府陳訴的不虛示

四川類省監試入院曉諭榜

當職江左書生將漕劔外誤蒙朝廷差擇使護全蜀舉子省試庚牌制嚴不敢控免朝思夕慮惟懼不足以稱塞美意竊見朝廷施行今歲省試加重常時凡主文考試官六員皆自聖旨遴選而制閫大司奉行近制凡檢

點試卷官十二員又以東南西蜀名士參於其間則夫前日士論之所疑與夫朝論之所慮決無請託苟賤之事矣至於文字間苟有所懷不先期言之恐情實之不孚而才學之士或有遺恨也從来四川省試有監試考試檢點試卷官必參以東南之士者取其鄉貫之在遠而親戚故舊之不多也然兩處文體却間有不同處蓋東南作義必須破題精確冒頭詳整作賦則四柱平穩小賦格句妥貼然惟能者而後終篇相稱至於蜀士之

文則以文勢議論為勝却間有破題不精確冒頭不詳整作賦則四柱不平穩小賦格句不妥貼之患若槩以東南律之不特枘鑿不相入亦將有舍其所長遷就體格思欲投主司所好而倉猝掘井反有失其故步者士子三年科舉利害甚重豈不可念今已與主文考官檢點官商議每一副三場卷子必須散在諸位凡經六手考校以學問識見才氣為主若得頭場首尾相應策論又更相副如此卷子是謂全備置之前列固是主司之

幸萬一破題冒頭與四柱小賦茍不至大段踈脫而其終篇實有議論或頭塲偶爾平貼而其策論實有胸臆非泛然碌碌之文亦須行間安頓無緣便入不考之數庶幾各盡心力為國得人不至舉子有遺才之嘆竊慮舉子在外未知試院意嚮但見試官鄉俗不一便恐好惡不投旋行改變文格却至不便須至曉諭者

湖南軍前曉諭峒賊榜

契勘郴州桂陽郴縣衡州茶陵縣諸峒作過為日已久

當職五月內親至山前布置軍馬尚欲奉行朝廷寬大之意未便進兵誅討經今三月坐費糧運雖據本司簽廳行司及諸處軍前取到諸峒頭目人供到不敢作過事狀今經多日未見躬親前來簽廳及軍前出首事有未便契勘三縣諸峒係是朝廷省地百姓與其他羈縻峒猺不相同若當來失誤作過或因報復仇怨或因捍守山寨或因親戚為盜不能自別或因羣盜竝起聚衆為備既欲改過自新即仍舊是郴州衡州百姓出入州

縣往来鄰里方是真心向化別無姦偽在朝廷必不肯殺降以失威令在本路必不敢殺降以欺百姓若乃深據險要聚衆弄兵外為招安之説以欵大軍内為固守之計以伺間隙甚至文移之間儼若敵國邀求官爵張大聲勢致使官軍淹延歲月未能撤戍取諸路財計以為一路之用取諸郡夫力以為三縣之役則所以待良民者何虐而所以待盜賊者何恕耶當職身任連帥義難避事志在體國不敢邀功本欲告戒諸將併力進討

尚恐玩習之久未能盡悉此意亦恐所差招諭士卒未
能公平誠實增添語言減落事節致使諸峒疑惑無以
自決今委請本司趙撫幹前去山前置立安撫司簽廳
及委親兵許統領前去招諭明立期限各立賞格若限
内前来謝罪不將帶人兵隨行即仍舊是本路百姓官
司釋其罪愆寛其租税其間有合受官職合支賞犒一
聽官司自作施行則是作過之人尚得全其首領豈不
僥倖若限滿不来則本司別無商議即便諸路進討勦

及妻孥除頭目人一家之外其餘脅從之衆竝不妄殺一名應官軍義丁或諸峒頭目人有能用命効力雖是賊人親屬竝一例推賞當職親至山前自定賞罰須至曉諭者

詳查數内茶陵縣水口峒李如松一名止是李新親屬耳知本非首亂却乃自為賊首不肯親到軍前今的限於八月三十日以前前来龍虎平郭統制或僊子平張統領軍前謝罪聽候本司指揮倘再遲延至

八月三十日不到許諸色人斬到首級支賞錢三千
六百貫給付李新李如松兩户財産若能生擒到官
者准仍書塡承信郎真命官告更支上件賞錢給付
兩户財産的不虛示
右榜曉示各仰知悉
利州路入境曉諭榜
當職生長東南得節蜀部職在風俗尚未諳知必須廣
行咨度乃無牴牾凡官屬之賢而可敬能而可任食暴

之可汰揞克之可戢一道士民當思所以見告無有隱
情若士風之有當厚民瘼之有未除經賦之有滲漏漕
輓之有科擾一道官屬亦思所以見教其有易行者得
速行之有難處者當共議之庶幾少盡厥職無負朝廷
遣遠使之意尚欲一道官屬士民皆畧知當職本心然
後情意相孚不勞勸沮凡職業欲其奉公不在觀望議
論欲其誠實不在虛浮書尺欲其簡要不在諛佞禮文
欲其平直不在過當所過州縣自有隨行公用不許以

應辦為名騷擾百姓所用隨行人不得以幹事為名輙入官府毋任意取索簿歷以長吏姦毋虛張按察風采以長健訟期於務實而已故茲榜示想宜知悉

漢陽安民榜

照對本軍境内盡為水鄉僻在一隅不通馬騎西有德安府堅城之固北有三關兵馬之阻入到郡境又有重疊河渡可以限隔本軍見差撥民兵赴軍教閲嗅集有產業船戶防把江岸及差官於南河陽臺濵口等處守

南史蕭允傳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乃閉門静處卒免於患

濟陽蔡氏當景和之難士庶危懼咸欲遠徙或勸其行答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其後在外者百不一存蔡氏獨免

右本軍除已差人詢訪撰造事端驚動百姓之人别行懲治外今出榜城裏外廂張掛曉示軍民士庶各

之而不能無費驅之而不能無擾也古人此事往往出
於上命者未必成功而便宜從事不從中御者率多奇
效非人臣職分要在於專命顧其間委蛇曲折有不可
以案牘傳者令欲為簡易之法以漸行之得其人而任
以條目然後集事度淮南諸州軍有荒田處如廬州之
鹽陂和州之元浦湘城無為軍之柘皐而其郡有建康
都統司或馬司戍兵在馬者取本軍目前與日後有老
死開落之數且勿招補闕屯田司募軍中子弟或土著

百姓與流離無歸之人從便應選年四十以下試手眼走跳量以等仗五尺五寸不問事藝五尺四寸施放本等弓弩五尺三寸施放一石二斗弓四石弩州守倅縣令尉親試之截撥閑落錢米以為衣糧相隰原五畝以為之宅蓋草屋二間以安其居合同試五人以助其力築陂塘圩崖以定其業給鋤钁板築以寬其費既成而後受田有田而後課耕田有三等分為十分上田二分中田三分下田五分有父母妻子可以助耕者給田五

十畝牛一頭獨力者給田二十五畝兩家共牛一頭娶妻而願增者如有妻子之數凡買牛之費皆書借貸每歲春首借種立夏借糧每畝種穀二斗糧米一斗秋斂而責其償餘皆不問欲糴者官糴其半明年每畝有租課上田四斗中田三斗下田二斗又明年遞增一斗而止水旱蠲其租課之數傷及五分以上者蠲其種七分以上者蠲其糧分蓋屋買牛與鋤钁板築之費以為十分歲償其一過二歲增而為二滿十分而止水旱閣而

不蠲凡奠居五家為比合二百五十畝其宅二十五畝十家為保合五百畝其宅五十畝比有師保有長五保為隊隊五十人隊有長五隊為都都二百五十人都有長五都為屯屯千二百五十人屯有長諸屯以令尉兼之守倅總其要耕一歲而教陣法二年而築堡寨三歲而涅其手不願者從其便乃别名募以因其業年滿六十許試其子弟與其親戚以為之代取其保任不取其服屬有爭則以服屬為之序不幸而死其妻欲改嫁者

且募且試之不保任不欲嫁亦從其便亦别召募以因其業牛老或死力不能自辦又償其值之半分三歲而責其償凡租課之穀百斛為率三十斛以備新募人種糧三十斛以備新募人借償可以招二人三十斛以代衣糧之漕運可以贍一人四斛以奉保長二斛以奉隊長一斛以奉都長一斛以奉屯長一斛以奉州縣長貳餘一斛足以置金鼓旂幟大約一戶而種穀十石糧十石室廬牛具之值五十緡而一夫定矣借州縣撟管交

不在於不濟也必行内政非管仲不可必行府兵非蘓
綽不可如此則因民之利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勞
而不怨雖無古人之才無所不可其事則畧而其義則
詳行之以久習之以漸無内政府兵之名而有内政府
兵之實節目可以小變而本體不外是矣作屯田議
說

池塘生春草說

牂羊墳首三星在霤言不可久古人用意深遠言語簡

淡必日鍛月鍊然後洞曉其意及思而得之愈覺有味非若後人一句道盡也晉宋間詩人尚有古意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說詩者多不見其妙此殆未嘗作詩之苦耳蓋是時春律將盡夏景已來草猶舊態禽已新聲所以先得變夏禽一句語意未見則向上一句尤更難著及乎惠連入夢詩意感懷因植物之未變知動物之先時意到語到安得不謂之妙諸家詩話所載未參此理數百年間惟杜子美得之故云蟻浮猶臘味鷗泛

已春聲句中著猶字已字便見本意然比之靈運句法
已覺道盡况下於子美者乎新春盛寒中閒禽聲有春
意因記此說

杜少陵悶詩說

黄太史云杜少陵悶詩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使余
得此當如王逸少語正須卒以樂死寧更悶耶余謂少
陵少壯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則躊躇臨眺碧山
晴又濕白水雨偏多則歌醉懽娛大歷間往来東屯白

帝貧病甚矣所謂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癘浮三
蜀風雲暗百蠻見青山白水安得而不悶也讀太史立
朝時紀詠景物與黔戎間詩意不同亦各狀其時耳東
[illegible]遇歡喜鋪至老不忘遷謫中遇皇恐灘其辭
[illegible]鼓樂田獵或欣然有喜或疾首蹙頞正是
如此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十七

宋 曹彥約 撰

跋東司判語後

[illegible]明[illegible]州按章伸等六十四人之獄經畧

[illegible]孫希[illegible]實無[illegible]及[illegible]欲赦之余奉法從事知其

[illegible]是[illegible]欲活之[illegible][illegible]宋武之以自壯今録于此世事

須權重與輕莫問利害服者但知折獄他遑恤便到

糜軀也合爭富貴信從生處有是非秖要後來明若教無罪俱蒙戮我亦何顏過此生聖賢立萬世名教為斯民張官置吏以仁為職惟恐不至思慮一有不及彌縫一有不容差以毫釐内省猶媿上帝臨女更貳爾心將靈于萬物亦何望哉昔我先君治獄鄂渚嘗正色與上官論是非以去就為決卒得其直後有知之者謂不可使不傳以此而誌于墓以此而記于廳勒辭班班有石可攷施及不肖在州縣間久造次乎顛沛乎茲事罔敢

失墜思昔聖賢立教本意必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契于不言之表今陳君森脫迹虞庠問程膴仕服膺其先人之德之訓亹亹不忘此其仁民之意有不可及者異時積誠以事君居敬以臨民正辭而後治財禁暴而後戢兵凡可以寓吾仁者無所不盡其力則于明慎用刑沛乎其有餘矣非泛泛焉侈世家耀筆墨樂夫人之夸美而已也因嘗敬讀其先人之詩而有感焉嘉定壬午重九日昌谷曹某書于湖莊所性堂

跋所藏趙忠定詩

趙忠定對岷峨而問衡嶽安子順生劒外而愛匡廬相國與道人出處不同要皆高遠之志不拘一曲

跋山谷所與黃令帖後

以駢儷聲律吟咏情性本朝如涪翁能幾見耳雖不連珠猶其為連珠也同時豈無作者不多許可獨拳拳於黃明府之連珠深相歸敬只此數帖自足以聳動後世而顧使不能文如某者從旁著語果足以增價乎哉實

慶改元之明年長至節假日東滙澤曹棊書於吳山寓舍

跋晏元獻公與呂申公帖

兵不可窮亦不可去時措之宜以仁厚為本以預備為常不得已而權以息民亦猶以不失人心國體為重惟深於治道者乃能知之臨淄晏氏世有讜言百慮一致惟康定禦戎不忍窮兵紹興議和不肯去兵近日間開邊失計又不欲魚肉首議以辱國不欲濫致歸附以長

冠前後幾二百年非履蹈躡足而一合國是此其源流
深遠學問高明傳授於言語之外有難為淺見寡聞道
者讀晏元獻公所與呂申公議兵帖又因諸公敘紹興
尚書所奏有和好用兵不可偏廢之論與嘉定新進士
扣閽大議必以人心國體為本使人三致意焉九頓首
起敬嘉定辛巳孟冬甲子東滙澤曹某敬書

跋晏元獻公手帖

本朝慶歷之盛追蹤泰和於時當軸處中輔賛彌縫者

其人何如也元獻晏公謀猷在國史固可想見今觀其手帖事前輩以敬訓子弟以嚴至於讀書習禮愛親敬兄立萬世不刊家法自修身齊家以至平治厥有本末宜乎發而爲政肫肫忠厚成慶歷風俗立本朝壽脉此意未已尚慮班行中公事細碎汲汲乎以遠輕薄爲戒君子於此可以論世矣嘉定辛巳九月望日東滙澤曹某敬書

跋陳少師宗名均贈帖

内翰尚書少師陳公捐俸餘以均贍宗族親黨魏華父侍郎舉文正范公事以明之既精切矣請得而推廣之學者以乾坤為父母民為同胞而物為同與也自愛親從兄達之天下親親以至於仁民仁民以至於愛物即近以及遠舉斯以加彼一念之發無所不用其愛治國平天下之要莫切於此人徒見陳公此帖拳拳於宗族親黨而未知其廣大悉備所以致君所以澤民所以傳子孫而詔後世豈特宗族親黨獨被其賜哉曹其謹識

書先君帖後

紹興巳卯某年甫三歲先君主崇陽簿與賢士遊處後五十年當嘉定戊辰某被命攝守鄂州故人陳彥功宰斯邑為訪舊蹟得所與徐士賢一帖乃先君手書又有言行推磨三銘先兄奉命書也先君在邑垂滿入州為理掾此銘當其時不卜其年帖言攄還六策則歲在辛巳嘗以恢復說受知當路矣彥功既摹本寄示而士賢之子允中乃以真墨見貽既泣而受之明年正月以摹

本貽徐而書其後

跋安道人世通所藏范忠宣帖

前輩書翰平易真實皆可為後生矜式況忠宣范公公論所敬片文隻字不少落人間尤所願見嘉定辛巳五月戊申昌谷曹㭬書

跋許介之東溪詩集

讀真希元所跋許介之詩始也稱其翰墨中也期其功名末乃勉以道德舉孟子所性以為證知介之之高情雅

操足以進乎此也始余名所性於湖莊之堂未成而得罪時論又未幾而奉祠武夷劉後溪作記為叙其事介之集其語而歌之有適性窮居不加損武夷新命從天至一出處皆君賜之句令希元又以所性望介之不自意暮年鄙識及與希元介之同嗜好寶慶丁亥二月望日昌谷曹某書于吳山寓舍

跋壺山詩集

宋謙甫講書生遂業發詩人巧思放達於古體而韞藉

於唐律是區區詞章者豈將以取重於世哉昔東萊先生作麗澤編詩中含深意為儒道立正理為國是立公論為賢士大夫立壯志為山林立逸氣非胷中有是四者不足與議此謙甫乃西園賢嗣西園入麗澤閫奥源流知所自來其必有造乎此矣嘉定壬午冬十月癸未東滙澤曹某書于湖莊所性堂

跋胡吳春秋荅問後

吳郛字緯道後改名郁條具春秋問目有文定親書荅

其後江陵李南公所藏也讀前輩經傳便知義理謹嚴
處讀前輩荅問便知論辨宏闊處不謹嚴無以垂法來
世不宏濶無以啟廸新功經傳成書所以反說約也師
弟子荅問其博學詳說之時乎二者不可偏廢皆有益
後學此編手澤儼然其可以表裏春秋傳者信矣嘉定
丁丑夏五月戊午東滙澤曹某謹書

跋延平答問

延平答問一編始得當塗印本於黄巖趙師夏致道携

度僉閣以示石照度正周卿因得周卿所藏臨川鄒非熊宗望録本與麻沙印本刋其誤而闕其疑可以傳矣鋟本益昌學宫與四蜀之士共焉嘉定丙子冬至日後學曹其謹識

跋彭先生梅坡集藁後

讀梅坡藁七卷詩文僅三百題而池陽以後二年獨居其半甚矣先生得賢子季直之晚也先生詩文如機軸已成約總欲分寸尺丈引畧加意即可辨不避廣座其

散落人間將與前輩數鉅公爭富而今日所見廼僅有此耳蓋自李直更事以來始無遺憾前乎此軼不傳者不可計也李立其勉之訪之裒集而增益之將倍蓰不翅而後已嘉定己卯冬至後十日學生曹某謹書

跋李壽翁侍郎家所藏名公帖

在晉則趙文子叔向在衛則蘧伯玉史魚纔一見頃耳道同言合舉當世之賢未有易此數人者

跋陵陽牟使君桂廷對策

孝莫大於復宗社學莫切於容直言此陵陽袁使君對孝宗親策之意也寒士從草茅中来遽欲觸神抗天亦已偉矣中誠惻怛猶有深淺至於文字合體要議論中準的行之今日可以著效傳之後世可以垂法非確守有所挹負不能至此當淳熙辛丑賜第時其適綴名其後後三十六年訪其遺事而識其賢子始得對策之副墨讀之因有感焉宗社當復久矣樂因循者諉生事直言當容久矣忌善類者疑賣直有孝宗之聖而後使君

之忠得以自達有使君之忠而不顯用於孝宗之朝亦又何也嘉定丙子閏七月中澣東滙澤曹朞書于益昌浴民堂

跋趙忠敏稿後

讀其文可想見其人者予於趙君之文得之淳雅端慤有先民矩矱予初未見其人敬讀其文巳十餘年矣既見其人而益知其文之可以傳也嘉定丙子八月書

跋陳令舉騎牛圖

身不能采薇不可以學扣馬之諫婦不能荆釵不可以學五噫之歌耕莘釣渭非膏粱文繡所能辦也必能莞櫂不以紆朱懷金為樂必能騎牛不以高車駟馬為優安徃而不得貧賤然後敢論時事矣士大夫食君禄知天下事不盡如人意觸機而來憤悱出一語異時窘於奉養不但縮舌噤齒而已方且三緘其口不暇疇望其安於莞櫂騎牛而不悔能扣角而歌之此令舉所以為不可及也當熈寧新法時蘓長公以譏時抵獄孔經父

以對策報罷弦其歲月尚在令舉後元氣正脈愈抑愈烈謂制科不足以得士而欲廢之厚誣也哉寶慶改元三月甲申東滙澤曹恭書於吳山寓舍

䟦劉倅所藏東坡論兵書後

太祖欲親征河東范魯公力疾建言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神宗欲用兵西北蘇文忠貽書執政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人臣歸美報上極安靜和平之福至於壽考萬年子孫千億非與國共休戚

念不到此也然魯公時居上相朝夕納誨乃其職業文忠立朝未大用以誣奏請外補稍遷而守徐得政平訟理即不廢事職不可以諫又委曲爲人言之忠肝義膽不置國事於度外可見矣梜薛向首横山之議實在治平異時熈寧諸公堡撫寧城畫降裕羅格勒破嵬羅覺掩河湟而有之皆在其後當入對受宻賜文韓司馬諸公相先後薄其爲人至或以憸巧目之其復用未秉政守正諸君子固已深疑之矣文忠代張文定草疏已斥

其事今自定州賜對復以論兵入樞筦本末備見宜文忠所深憂也文忠之言既有以感動其善心卒之東政三年間諱言西北兵事謂之闇義能徙容有此理於時言官劾奏所謂反覆無大臣體當不止蓄馬一事然已誤國家困生靈矣士大夫以迎合見用既富且貴乃欲收拾士譽不復認前說自已出終不可掩故因攷本末而有感焉嘉定已巳下元日東滙澤曹某敬書

跋陳少師制詞稾

內翰尚書少師陳公以詞藻代王言以經術輔君德聞其聲矣未覩其實也寳慶改元之初適有職業於朝從其子直院舍人小宗伯之後讀其兩制之文服其體要聞有經幄之論歎其剴切知其學有自來矣後二年乞歸得請始見少師公舊稾端拜而熟復之然後知少師公之教其子不特面命耳授而觀感得之矣漢儒誇父子明經唐人炫世掌絲綸特官職言之耳不足以喻陳氏家學

跋高金紫所書孝經

觀金紫高公所書今文孝經其誠其敬藹然見於筆畫間前輩風流百年幾見可以傳子孫可以警後學寶而藏之豈但魏公之笏而已

跋性善堂後集

論交於度周卿者十年識其為人矣守師道如守孤城持正論如持槃水盖嘗為識者言之其為文操縱卷舒真得鉅儒心法非拘拘泛泛襲紙上已成之說架屋於

屋下者今觀性善堂後集則其平日所作固已磊落於歌行而諄複於書序記跋反復於宏議而微妙於至理以為未足悅晦菴先生之道南學於考亭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是過也黄西甫亦生合陽信周卿之學而師友之久而益確是皆天下之善士非止一鄉一國而已也因性善堂集之見遺也敢書以告寶慶改元歲晚東滙澤曹其書於吴山寓舍

跋范李克雲坡記後

宦路與丘壑常倚伏於世道深於此或不屑於彼識者評之必不舍天爵而從人爵矣

跋楊文公真墨後

寶慶改元之初昌谷曹某以衰晚侍經幄得讀三朝寶訓明年二月戊申至優近臣篇真宗皇帝與王魏公論楊文公歸陽翟事稱其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或言譏朝政何也魏公以為怨家譏譖之語保其必無真宗皇帝亦深悟其說彦約既讀畢即口奏人臣峭直

無所附會則流俗嫉之讒譖易至葢峭直之人好自修飭持身廉謹不可誣以貪墨遇事公平不可誣以寃濫其人必風度高爽議論磊落惟有譏議朝政一說可以動人主之聽自古小人之害君子多用此策非啟沃如王旦有以保其不然聖明如真宗有以悟其文致則不測之禍未可知也上以為然是日侍講宗正童少卿同對知狀後三月文公五世孫九江使君録示文公真墨二冊附諸賢題跋其後多有及陽翟事者又摹印孝宗

皇帝所賜其祖中舍御製知楊氏世有顯人又皆受累

朝簡注如此此造物者之無負於峭直也宜哉因録戊申

口奏之説以告五月甲子敬書於吴山寓舍

跋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

此郭氏石洞書院記葉水心之所作樓攻媿之所書朱晦翁之所題爲當代三絶矣希吕繼先志而述其事求其文與筆而皆得之近無此比然方慶元戊午之冬黨論方熾士大夫恐掛名三公間若將浼己希吕獨於此

時不以冷煖隨世道取三公於擯棄中而曰吾欲為門户重資章甫而適越人當笑之而居之不疑其高見遠識篤信好學餘子萬萬不侔也嘉定癸未正月上澣東滙澤曹某記

跋徐仲祥天麟三表說

徐孟堅得諸父之傳又師友四方善士邃於經學作周禮微言發明聖人之意不為畧矣獨於大司馬三表之說猶有遺論仲祥補而緝之前無前輩後無後來然後

知學問義理靡有窮極愈用力則愈光明古人以有賢父兄為樂以有賢子為幸以兄弟俱賢為難良有以也漢鄭氏世守舊典不襲故常釋太宰政役比居一節或以為政役之政或以為征賦之政釋司徒頒職事生材一節或以為閒民執事之材或以為養竹木之材六官中此類不可勝紀康成一意經術正平持論非如劉歆悖亂以春秋為龍斷者也程明道設教西洛至伊川而大備胡文定垂憲南方至五峰而益廣本朝儒學之盛

父子兄弟之懿豈特漢二鄭專門之謂哉既以為仲祥喜復以為仲祥勸嘉定辛巳重陽前三日東滙澤曹某書

跋泣蘄録後

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祟金陵軍及境不䘏郡急雖以張廵許逺之才有霱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

敵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私意妄論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其讀泣斷録為之涕零嘉定辛巳八月二日書

贊

中興四將贊

贊曰臣之妻父國子祭酒蕭之敏為臣言劉錡順昌之

捷不在殺金平和尚原下晚歲守荆州聞其名者爭先
覩之錡褒衣愽帶自言老當退矣聖眷念其前功尚令
分閫其挾有勲勞之意形見顏面識者知其志氣有限
不可以復用其後握兵京口往來江淮間輕進易退卒
致瓜州之衂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後亂也按李顯忠魏
勝二傳其人忠勇善戰亦皆萬人敵顯忠殺宿州之降
已不足以厭服人心所部諸將僅有曹髙夌一二輩頗
致其力及張訃通等擁衆而歸遂搏手無策與之俱遁

則於知人御衆之道猶有歉也勝以捐軀効死可謂義士朝命未通孤立於東海援兵不至送死於淮陰賢則賢矣臨事而不懼好謀而不成猶非中道若夫智畧足以料敵鑒裁足以用人紀律嚴而下不忍怨糧運竭而衆不忍叛身死八十年聞風者猶且悅之其惟岳飛乎古之所謂大將不過於此然而南北分合應有定時忠邪身死應有定數豈權臣一日所能自為之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十八　　　宋　曹彥約　撰

墓誌

黄公墓誌銘

通判公墓有誌銘太府寺丞灝以族人之誼許論譔矣未幾寺丞守漕廣右詔趣行甚亟秉筆未竟而通判公之葬卜日已定其勢不能走數千里介以請乃俾某述其大畧先納諸壙按南康軍都昌縣土塘黄氏分派于

江州湖口縣之沙谿自沙谿而下至通判公纔六世其族蕃衍星居兩郡者不下十族多者輙數十家而土塘之族號為最盛盛則公高祖居士拱實啟之也居士居鄉有盛德貲財百萬漫不以加意賑窮恤乏無所不盡其力後有倣釋氏之説作龍華會以召天下信士聞風而來無不滿意傾囷倒廩不計也人皆以居士稱之至于今未改生子寘能世其業號小居士為土塘族祖小居士生子可累薦試春官不第教子詩禮不使為科舉碌碌

計後贈朝散大夫大夫生汀州使君武汀州生通判公
公諱瓌字少蘇又字繼蘇汀州之長子也母封氏封太
恭人初汀州有四方志以奇節自許當建炎中興初投
匭論兩河事宜召問中書即布衣授招討司幹辦賛大
名軍與平劇賊田知古招洺州叛人王江等有奇功薦
於朝未報去之會李成寇江州特自外奮入圍城又告
急行在所見謂過計及遣兵往救不及事朝廷旰食乃
上書論軍國利害對執政慨慷憤發為時論所服高宗

奇其才授承務郎知黃州黃岡縣歷婺州義烏縣丞擢
知郴州又知汀州與秦丞相不合奉祠十餘年不為屈
通判公初受遺澤中乾道七年銓選調德安府孝感縣
主簿秩滿調光化軍司理叅軍以薦者改宣教郎知江
州德安縣通判江陵府丁太恭人憂服闋授潮州通判
未赴以疾自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二年十二月
巳未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官至朝奉郎公賦性簡淡
不事表襮事父母為令子處諸弟為賢昆與人交和易

平直人不知其有立遇事耿耿勢位不能奪當官治民一意不擾鴈騖行不以為便思有以撓之不可得也孝感本無職業惟奉諸臺差檄未嘗少暇以刻刷錢糧委之輙不稱意至剖決獄訟予奪産業則皆服其寬平莫能加損在光化四年未嘗以陞改介意貴游子弟恃蔭撓政守以下皆避其鋒公執法正爰書不為少屈大家豪奪民田莫辨其偽公視印文不合上其姦狀闔郡嗟異舊城在漢水北與敵界錯居得闌入愚民即欲置死

公言此皆中原赤子非姦細不可殺獄遲久不上遂得
末減累政皆信其賢爭推薦之令資政殿大學士趙公
彥逾總餉湖廣知其舉將溢格猶以公名剡上且曰吾
寧壞一舉削秩不可失一賢者故工部侍郎顏公度為轉
運副使以收拾孤寒自許時連歲不擢職司部內有常
員皆不得磨勘顏公初入境意已屬公公受代即辭去
無顧望色顏公亟薦之德安新減民租會一歲乏供數
且萬緡公下車適遭其會用度不給州家循習泛數廹

使取諸民不肯奉命曹掾官有所誅求又不供億姑含
怒媒孼欲連坐佐貳公言此知縣罪不當旁及廣座肆
言無所畏避邑民亦誦言不可勢未敢發遣郡吏物色
帑藏無一毫私意俸禄外餐錢未嘗以例取其計遂屈
顧已檄入郡郛不可中輟俾攝事僉幕以便郡政佐貳
理邑事䀰州家風旨敲扑深入骨髓宜治辦井井反不
如前時邑民走諸臺願終得黄佛子乃已州家始不自
安乃還舊物大資政趙公帥蜀召還過郡得其事津津

有喜色又貽書慫慂之且言堅忍以事上官盡力以恤百姓舉賢如此可以無負在邑幾五年終始如一旁觀若不滿意後有改其涂轍立致禍敗公論亦且不與好學未嘗廢簡册適意即自賦詩不可強也平居安坐靜室不以世俗事介意户庭之外至旬月不一出所居州縣守令有滿去不得一見遇賓客契合飲酒奕棋陶然自得真樂於接物者官滿俸輙盡無求田問舍意往來都昌湖口間或寓南康城下惟意所欲娶曹氏實彥約

之姑子男三人渭溱洎皆能有立渭嘗以鄉老獻書登
於天府女三人長適同官子蔣㮊文雅有賢譽次適彥
約其次則彥約弟彥繼孫男五人桅棣橚櫕樗女八人
皆未有所適諸孤將以四年十一月辛酉葬於湖口縣
五石山之北青山嘴之下前事十三日而來告期得渭
所書族譜與蔣㮊所親見德安事實乃參以平日所聞
撮其梗槩以志不朽至若為銘為表刻諸堅珉立于墓
道以利其嗣人則寺丞事也乃為之銘曰百世之下知

氣太息甚至抆淚不已葢其為人天禀渾厚父母曰吾
賢子妻曰賢夫弟妹曰賢兄逹於宗族親戚朋友鄉黨
賑貧乏助婚嫁力所可及靡不殫盡則又皆賢其行雖
本郡太守薦士於朝則亦首稱其素以為不可及也平
居闢便坐之室列前輩遺訓于左右聞善言善行必手
自抄記反覆展玩躬而行之惟恐不合居官善待士不
擾其民讞獄務平允議政主寬厚攝他職不食其俸謹
出納不取其贏外不事表襮而人推其才進不由科舉

而人稱其學其言也似訥其行也似緩而其主盟正論檢柅吏姦有萬牛不可挽者初以寧宗登極恩授將仕郎入銓等為安慶府太湖尉兩調處池二州皆為法掾池守雅服其才及改擢王人亟以賔客舉辟倚婉畫為重行公道於綌稟閒異時恃苞苴假氣勢者無所措其手所更歷纔若此而其所抱負者不可量也昔西坡先生從晦庵朱文公游立朝耿耿不負所學持使者節以蠲租救荒得罪時論居閒累年不自辯其是否賢士大夫

見之而心醉子通克肖其德人之敬之者猶其敬西坡也與弟建昌軍録事參軍栝遠宦奉親更主家務叔出季處人無間言至是栝來奔喪奉以歸葬將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訖大事於星子縣清泉鄉大礦方家嶺之原以友人胡泳狀來謁銘不可辭也按南康軍都昌縣黃氏派出於江州湖口縣之沙港地迫都昌故都昌多大族西坡諱灝故任朝散大夫廣西路轉運判官娶高氏武顯大夫汝翼女年踰八袠令封宜人西坡之考諱唐

俊故任左文林郎温州平陽縣丞贈太中大夫娶伍氏贈碩人平陽府君之考諱澤隱德不仕娶魏氏伍氏自平陽而下徙居大寧其上則族處松蘿皆都昌也西坂晚居城下今三十年子通諱杭乃朱文公所命兩娶陳氏皆池州通判秬之女亦皆前卒一男子充將仕郎女適光州陳使君椅之子熺請銘之曰擁腫漫山世豈無材木心不正將焉用哉折楊載路世豈無聲一入里耳啾啁炫名誰與及物焚券棄責外雖強名中有德色議

論磊落神沒鬼出筭計見效百不及一賢哉子通粹然德容聲宏形厚大呂黃鍾孰不養親子通養志孰不持身子通守義表裏洞達內方外寛以此治家以此居官官則不顯我亦無求死生夜旦何短何修持此歸報西坡先生無世間累有身後名

黃承議墓誌銘

閣學黃尚書既薨僅一歲而通判君亦即世君於尚書為長嗣賢而以孝聞造物者奪之驟莫名其說其適然

耶其哀毀過節而益其疾耶哀毀固有之矣事亦有適
然相值者然而家失令子宦路失賢士大夫恥然人物
之時老成既已凋喪嶄然俊偉者又復淪沒可為短氣
也已君諱策字子長曾大父諱彥輔故從事郎知吉州
吉水縣娶李氏大父諱去華累贈太中大夫娶周氏贈
淑人是生尚書公尚書公諱疇若入朝為禮部尚書去
國為煥章閣學士爵至豫章郡侯贈宣奉大夫出入藩
從家有傳國有史通判君幼而岐嶷少長業舉子既壯

以父任得官自承務郎轉至承議郎自成都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改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知吉州泰和縣通判潭州以憂去官而屬纊及之矣太和多士之地又多巨室令稍不自愛雖自愛而弱不能立或少不更事則吏民持其柄不敢孰何君剖決肯綮既有以服其心正辭理財自酒課一事撿柅弊蠧沛然贍足無所欠闕然後寛租賦弛市征紓民力而通商賈惟意所欲以至葺治庠序選補儁秀職業所該靡一不舉長沙會府

征調浩穰關決之事視他郡為重適時板築以才選獨任其勞旬月訖事公私若無聞知增募飛虎卒亦得専任其事取其勇力善鬬不問所從來提舉酒務增釀城外白酒兩庫取以給軍皆獲其利此其發於事業如此至其脫穎絶塵則又有不可及者方北騎闖邊朝論慮調度不繼稍行鬻爵法給官資以下州縣責以期程且水旱間作又給僧牒以助濟貸亦急於售名項雜出不得已而及於民強者乘勢方命弱者無以自解胥吏旁

緣為姦所至搏手名為禮請其實抑配強之以盃酌雜之以械繫雖以無道行之終不得其要領君時在泰和獨能深思熟慮謀於泮宮託之士子度其事力可者更相勸誘文移無所施鴈鶩無所與鬻爵鬻僧所求皆集一時守令未有出是奇者予幸得備數郡守親聞其事即以君姓名上聞諸臺亦先後剡上屬方急賢謂且清切矣求便親待次乃得潭倅以其所處觀其所就疑得壽而顯者聞訃而歸即忽忽不自持以至大故平生恬

於進取不以超躐動其心嘗調劒南職官時總餉者招以幕府辟避不受在長沙遇覃赦例當進秩遲留弗請聞親病遂不果上致其階不至郎宿非不遇也生於乾道之癸巳卒嘉定之癸未享年五十有一娶熊氏同邑進士炘之女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方之曾孫子男四人端卿良卿敏卿厚卿皆力學能文端卿嘗受尚書公謝事恩命孫一男五女家世隆興府之外邑初居分寧與雙井同譜七世祖遷豐城沈江自高祖而下四世賜

第者凡八人遂為豐城第一族望諸孤將以甲申閏八月丙申葬於新建縣南陽小象牙山之原而端卿書來乞銘予既受尚書公深知又與通判君接官僚髙其名而騰其實矣義不可辭乃為之銘曰其行也恂恂懐經綸也其政也肫肫銷頑嚚也進而循循尊其身也處而泯泯存其真也有禄而顰恐羸其民無疾而呻歸不見其親其緼莫伸當泰而屯死從其先人求仁得仁

蕭孺人黃氏墓誌銘

孺人江夏黃氏諱敏之孫諱良弓之女嫁河南蕭氏為朝散大夫諱固之介婦郢州通判諱之美之配黃與蕭本江州湖口著姓地與南康軍都昌之境接其族大遂為兩郡之望黃氏代為文章家教女四德孺人早失怙恃猶能博覽羣書番兩藏經手抄盈帙往往多成誦通判公舉進士於南康既錫大常第與其兄祭酒公居湖口里中聚落齊家以和涖官以正鄉黨無間言子孫有義方則孺人實內助之孺人諱德方初以淳熙己亥該恩

受封至癸卯而通判公即世後十四年以慶元丙辰八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二人顏頎孫男五人九齡九思九疇九成九儀通判公無恙時顏以鄉貢試禮部今雖未遇人多奇之頎與諸孫亦莫不博聞強識駸駸乎達矣女二人長適廸功郎澧州司法參軍游逢次適進士黄滂皆前卒孫女六人長適進士曹士肅五人尚幼其年十二月庚申將祔於湖口小桂山通判公之墓屬某以銘某黄所自出也孺人為母行及其壻于

蕭氏而女兄先執顏箕帚故歲時得進拜識通判公家法矣通判公與孺人旣淹貫古今履德蹈善官滿俸輙盡不治生業子孫男女無長幼一讀書卽解其義遇平居無事時毎使之次第而坐舉簡册以為告戒嬉笑談論不出諸此其子孫男女雖襁褓齠齓率皆應答如流與其父祖同趣尚以是為樂更歲月如一日也理義昭徹於其心富貴不動乎其外通判公與孺人皆上下七十歲未嘗有疾痛疴癢召醫問藥奄然屬遺誡而逝視

世俗役於利者當何如哉銘曰栗也不可以耐久玉也不可以世有讀古人書采摭其膏腴得其平可以齊物而一死生行其德可以自家而刑國既培而春以利其嗣人

黃氏夫人墓誌銘

安陸之屬孝感有賢縣官愛民同其政退食自公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昏姻寧蔣公諱元龍有子椮字季長端慤修潔擇簿公嫡長女為之配則黃氏

也諱惟淑字順師世為南康軍都昌人贈朝散大夫諱可之曾孫女朝散郎知汀州諱武之孫女朝奉郎潮州通判諱瓌安人曹氏之女年十有九歸于蔣氏有婦言婦德得舅姑意以没其世蔣氏家本莆田居京口已二代遷徙無定所季長終鮮兄弟闕手足之助外家中國呂也僑寓九江與南康共廬山而近以二族故卜築于山之陽家無饒財順師守以儉雅好詩禮有家法以教子無嫉妬以待下開禧丁卯春得季長書來古沔言蔣

氏家不幸順師去年十二月癸亥得暴下疾醫環視縮手自晨至午忽為古人年四十九耳喪已踰月將以三月某日葬于城西南四十里定岡田舍盍為我誌而銘之順師余之姑女又室人女兄也接屋而居知其事審矣有子三人忠已授室壽年幾冠其幼未名銘之曰蔣氏盛時門望業𢦏及其西遷家道洽和絃誦詠歌克宜其家其人則良内助亦多夭方薦瘥逝者如波賢否一間生死同科昔往昌從布淛斯河今歸昌安廬阜之阿

其死盛年其德不磨鶴髮有親蒼天奈何

姪女曹氏墓誌銘

介江州南康間居多大族語親戚之盛不絕者稱曹黃豈惟二姓雖他族大者喜談之不以為忤謂其締好久而尋盟數也黃雖望江夏中徙豫章由豫章占沙港為江州湖口人曹望譙國徙宣城又徙龜山實今都昌境上兩姓聚族事不在本朝或十世或十餘世少者亦數十家多至百家兩郡號稱兩道而沙港龜山相距乃十餘

里其地近故其俗同其嫁娶多故其情益密又有星分而出派别而居者故今土塘黄氏以沙港大丈表表于都昌者又同邑焉吾家自吾先君大夫至吾兄弟以至諸子若孫行娶于黄者已六人土塘過其半吾姑又土塘婦迄今壽且顯故吾姪女曹氏執箕帚土塘其良人淮字季海朝散大夫諱可之曾孫隱德諱肇之孫饒州贍軍諱瑄之長子此曹氏者吾兄粹父諱彦純止有此女在諸弟上吾先君諱輿宗止識此孫生鄂州司理官舍

自吾母宜人已鍾愛不與諸孫等又以適其族人故吾母實親送之其為人明達聰敏以簡冊為日用如吾父善理衆務以禮法為準則如吾母其母又京西李機宜諱知幾女也其樂道人善恥言人過如吾兄與其外祖平時若不解事人遇事有處理分别人所不及逮事舅姑和易恭敬居喪嚴整内外言限以閫親戚間至相指示真儒家女榮及吾族居姊姒之長共財而不見其迹上下百口無不歸心又能如李海之志生男子三人曰

梟曰浩然曰集訓以義方皆有場屋聲令鄉老以浩然
獻天府漸有著效嘉定巳巳念吾嫂氏年老實來歸寧
居若干日得疾若干日而卒實某月某日也季海歸其
喪土塘越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山之原以吾官
長沙來赴以日謁銘地遠執筆不暇揭之墓左亦可以
傳不朽銘曰曹大家作誡常懼黜辱傷諸女適人不憂
予穀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恭惟吾皇妣日誦斯語以
其所巳行示訓諸女又以及其孫俾蹈規矩若金玉長

孫凜凜受命如敬戒所言以順為正德厚者流光必有餘慶肆齊家有則律已不瑕宜君子偕老委委蛇蛇不五十其年命也奈何

梅坡孺人曹氏墓誌銘

孺人曹氏梅坡彭先生繼室南康都昌人先生有二子其伯曰文其季曰方文既登世方以經學魁省闈多士為池與揚二郡校官作邑于復之景陵而孺人已歿於其葬也方以狀述其德以告於孺人從弟某而使銘焉

狀之言曰孺人賦性明達遇事有特見嚴御下而終之以慈儉應物而斷之以禮方與女兄皆前妣陳氏所自出人無間言歲時饋問親戚必以賴川外族為首居家以理使方可移于官須分教時皆得奉安輿菽水獨景陵稟命先往未及謁告而訃且至矣方不忍言也嗚呼此豈待方言之而後信耶先生與孺人同里而居其大父昔同舍而處政和對大廷又同年而第其聲氣習尚非一朝夕之積矣孺人踰可嫁之年更十餘歲先生中

道喪陳氏以子方有聲場屋而太安人秦氏年事已高
資于內助者甚重得此賢配德義相安孺人以婦道事
秦氏終其養以妻道事先生畢其敬以母道撫其子即
場屋成名為時賢士大夫使其道井井歲計之而有餘
撫方之女兄與方之四男子二女治生有經習讀有程
律己有則人不知其為先生繼室也先生之大父諱圖
南終淮寧府校官考諱時中隱德不仕先生初諱蠡後
以小字行諱鳳孺人之大父諱省終雍丘丞考諱一夔

終信豐丞此皆方與某所共知者昔雍丘公懇惻為民
以直道忤林靈素得罪久廢靖康初政欲顯拔而峻用
之値冦至不果信豐公以師道居鄉里持論嚴正後生
不浴德者不敢過其前世守剛毅至好賢樂善乃不翅
已得先生根柢學問馳騁筆力與信豐公先後設教學
者共仰其立言制行見于某昔所誌墓者已備故孺人
見聞嫻習一意禮法靜專有立為曹氏賢女至母儀于
彭氏厥有端緒此則方與某之所共聞而某尤審生于

紹興之丁丑卒于嘉定之壬申既卒之明年而方以九日丙午卜葬從先生於南山之側曹總塘之原請銘之曰爲養娶妻賢子盡職歡飲承志賢子職得爲子求母祭父任責慈孝曲盡祭父責塞泛觀薄海繼室千億成則寂寥敗者釁積孰使之然惛愛戈戟孰使之然見聞淺窄孺人名門敬戒薰炙作配先生詩禮勅敵妻道以正匪徐勿亟爲婦爲母兩臻其極二姓合好一家壽脈心正身修可以治國其人則亡其效愈力君子于此可

以觀德

從兄雲夢縣尉墓誌銘

紹興戊辰歲鄉郡大歉斛斗直三百民疲於奔命吾家百里之內含哺鼓腹熙熙如有年則吾祖雙桂居士之所為也居士以仁術自生居多積粟歲值不偶粒食踊貴獨能下其直之半與斯人共之五日一啟廪趨之者如堵墻於是設規制審次序率衆子弟與僕竆日力給之坐待遲久又資以食莫不舉手加額祝其子若孫後

數十年猶見戴白扶杖者指屋以相語也晦菴朱先生
賑淳熙庚子旱亦訪其規制次序為郡縣賑濟法雲夢
尉兄生戊辰歲尚漸漬前人意度磊磊落落不拘謭以
徇俗學舉子業不就改肄弓馬既成不復用親課耕桑
有倍稱之入用計然餘術亦足以雄長一時然好施與
尚氣義不儲累月食屢瀕於困若終不少貶與人言不
假詞色其初多不快意及患難相卹無不盡其力鄉人
善士與夫游官賢者下至小夫賤隸刀筆吏走卒閭其

姓名莫不忻然道之有所緩急爭倚以為重理家務以井井教子皆入秋賦識義方當開禧丙寅多事時荆湖宣撫使招致豪傑士有意官之版授廸功郎德安府雲夢縣尉閒一歲改元嘉定年六十一復至戊辰以沒不問知其有志之士溢於才而不見於用者也吾家親與從凋落甚矣自二父即世以來門戶不競已久兄弟八人支柱單盡不絕如帶僅至今日中間多難物故者蓋半觸事感懷已不堪舉似今又弱一个而其人物氣字

又屹屹不碌碌豈惟一家雖生乎吾郡與別業乎旁州以此見稱於輩行者有數得一命不果仕而其名著見於人有如此者泛觀於時亦未易屈指多計也家世南康都昌人卒于江州朝宗門外之別業曾大父諱充妣段氏大父諱敦禮是為雙桂居士妣段氏陳氏考諱紹宗號環山居士妣劉氏累世饒於德不偶於官至吾父朝散公始登進士第曾大父嘗有蓄財盡掩暴客之手鄉人為不平得主名與贓狀俱至則曰是貧使然耳手

釋其縛有惡少被酒承之以戈因而遣之翌日來謝或
以爲不可貸則曰是醉使然耳終不復問大父弱冠謝
場屋立居家準繩一門雍睦至奔走備使令者皆可倚
仗取其子而教之有文士稱如戊辰下粟直啟廪事特
其一也考隱淪碁酒未嘗撣有位之士娶王氏子男五
人士恭士章士文士龍士達女五人長適進士李然其
次早卒餘在室士恭將以巳巳某月某日葬于都昌太
平鄉小港里之原請銘之曰瞻彼蒼蒼歲登不穰嗟我

懷人雙桂古堂瞻彼明明歲登不平嗟我懷人雲夢尉
兄指雙桂之屋行道有福得孫而賢衆所屬目蓋尉兄
之棺天道不還歲同執徐雲夢山謂筮決疑謂禱扶
危指事問天天且弗知謂炊必熟謂種必粟事久問天
天從人欲

蕭景淵墓誌銘

高宗肇開中興南渡十餘年始無敵寇士風彬彬復承
平之舊矣南康上賢能書二蕭兄相輝競秀當時士子

少有出其右者長公諱之敏明年登進士第由州縣入
朝執法憲府至權小宗伯又真為成均掌醖誠實忠盡
載在國史其季諱之美續斷賢科改秩作縣以最書課
既僉書荆門幕府又倅郢州官府劣於其兄而聲譽實
相似誌二難之墓故相益國周公廣陵葛公實司其筆
立言顯顯固足以取信天下後世倅公有賢子而景淵
實為之長某年十七時女兄之次得主景淵饋館于吾
家者甚久明年景淵與某各薦于鄉同隨計吏則掌醖

公實貳春官又明年其壻于蕭氏與景淵游處益久審其為人自少年隨侍宦游習慣二父志寤寐經史至先朝名公著述皆成誦不錯一字議論醇正識前輩氣骨二公深佳賞之作詩純熟雖不事彫琢詞意和緩有風雅體掌醻公將漕湖南即席命作長短句膾炙嘆詠常不置口字畫造坡仙八法過荆州閈于湖善作懸筆立造其妙豫章見向巨源與論鍾王本末益深信之雖疾病沉綿操管或戰掉得其笇牘者尚藏以為寶典則森嚴

無一毫不穩處儼如其人非識者不心服也若其孝友出於稟賦德義見於操履安貧樂善泰然自得雖古之逸民何以加諸昔掌醖公以直道聞友愛至篤猶言吾弟介甚恐不利於俗常翼蔽之掌醖公之直不可以復加矣鄉人往往舉似深言其介倅公以介得名如此而其子履道視前修無媿如其不利於有司不偶於世用抑其末也嘉定改元之五載年六十有八矣三日戊午微若感疾嬉笑對家人語若將不復言者則怪而問之

應曰昔吾父屬纊時洋洋如平時日及今言之尚盡吾志也乃安臥而歿倅公終承議郎其配孺人黃氏博通載籍有婦女德其嘗聞女兄言倅公燕處時每與黃氏坐堂上命諸子與其婦若女悉坐其偶泛論是日簡册所見與觸事對景悉以正理隱括黃氏贊言如響表裏往哲嬉笑必於是飲食必於是其閨見執手如此其家井井至今猶一日倅公之考諱固贈朝散大夫妣彭氏封宜人大夫之考諱仲山妣徐氏景淵諱顏此其字也

子男四人九齡九思九疇九成皆肄進士業女五人亦爲進士曹士肅劉劉李日勤劉燧黄拭妻九齡與適劉劉女皆先卒按蕭氏本江州湖口人以上世葬南康得散處兩郡或屬邑獨倅公始終居劉市最近其族景淵無改焉既殁之明年諸孤將以十一月甲申葬于彭澤鄉漕湖山槲林之原以女兄命來謁銘也銘之曰冠裳相因世侈其盛枚數官涂閥閲輝映名溢于私爵襲于朝外略一律中藴實楞孰如治中克配其兄子名其家

天錫之慶巖巖前修我昌厥後亦或繼我反復之道視漕斯湖有壇非堵勤銘幽宮尚告來者

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觀蕭君墓誌銘

崇禧蕭君諱必簡字季然贈朝散大夫諱固宜人彭氏之曾孫朝奉朝祕閣修撰贈朝散大夫諱之敏太恭人項氏之孫贈奉直大夫諱頴恭人劉氏之長子以修撰公遺澤補將仕郎年二十一赴淳熙丙午春銓入等授廸功郎寧國府南陵縣主簿秩滿調郴州司理叅軍遭

外艱去職服闋差湖州長興縣合溪酒官合溪為提領所辟客曩時主者以貴游自處往往遥領不至以鶡冠攝職醸政不修逋欠山積君下車親履其事奉行月令六物靡有差忒曾未滿歲績以最奏寧邑者苛於闗市民旅病之亟立機穽旁及近郊白其事於郡將猶未能革乃使與閳彈壓悉杙吏姦民無横擾事亦不廢未滿又遭内艱服闋用薦者改秩知紹興府山陰縣縣近輦下調度繁急事力單弱不與他邑比赴調者不敢問而

君獨以為天下無難事欣然飛緡會成肅皇后上仙當應辦宿頓之任變出非常尤更膠轕卒無闕事亦不病民復土奏功訖得優賞秩滿到闕差通判興化軍先世怨家當道尼不使赴改通判均州時邊防故多房陵與光化闕守攝事主諸居無寧日蜀帥聞其賢辟通判金州荆帥不忍其去改辟通判襄陽府未兩月選知郢州房在萬山中舟楫所不能達正供所貢以白金易泉貨初以為利其後金值益昂券值益廣較前所償何止三

果君至即議成其事以至訖役高以二丈周以千步城門樓櫓皆如州郭釣橋羊馬墻儼若對敵又念民熟干戈易致苟簡俎豆之事漫不留意乃撤新大成殿宇增撥公田以助養育以其貢士有莊又撥田以增其費休聲上徹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本路提刑運判朝廷降鹽鈔實邊歲以萬計謂之軍前鈔至則先次給鹽不與他鈔一律商旅爭欲得之歷歲既久或以供互饋者相師成習無復本意君痛革前弊募人運米

塞下閏月八九積粟陽米十五萬石而本年之鈔不與也州縣以丁夫運糧素無定籍臨事調發姦吏司其柄貧富異役怨嗟載道即為斟酌定列為三等每制司大舉入敵境隨軍應辦未嘗乏事值調發益急不以攝養為意六轡督運衝冒霜露越明年得旨奏事行在所而君以疾告矣大聲抗章以歸田為請得主管華州雲臺觀改建康府崇禧觀病革乞致其事以嘉定甲申十月望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九積官至朝奉大夫娶陳

氏朝奉郎池州通判諱桓之女封宜人子男二人曰有大曰有立循謹有家法皆當受命孫三男一女皆幼昔修撰公以直諒受孝廟深知執事殿中掌酹胄監又攝貳儀曹事衣繡乘輶軒持使者節為乾道淳熈間薦紳表儀君雖未冠猶逮事也奉直公議論峻勁詩文清駛辭官不受凛然晉宋間人物見聞觀感自不與凡俗等流風遺烈鍾于崇禧君故其事親以孝聞處諸弟以友愛著其學也有原其居官也不苟愛賢則如暱治民則

如傷丞相葛公邲京公鏜與觀文趙公彥逾端明趙公方皆愛重薦引之本江州湖口人以先世葬南康乃卜居城下一堂之外前不可以領客後無燕息處倚伏臘於祠官之廩食且不足其卒也幾無喪具其二子將以十二月丙辰葬於星子縣清泉鄉廬山凌雲峯下凌雲庵之側以銘為請余嘗銘奉直公矣尚忍銘其子哉辭不可則告之曰受任先烈古所貴科目第云身自致崛起題名誇出類無所取則吁可畏崇禧家有清白誓祖風

喪吾從兄樞密院編修官欲表其墓矣今日月有期而表文未至掇其要以藏諸幽有不可廢者子行雖速吾從兄之事宜莫如子詳盍書其事某雖不敏敢摭實而言之江州湖口縣南安李氏八柱國之一也派別於唐季而族居於五代隱德於國初而復顯於中興之世當其曾祖居士諱舜申妣黃氏時固以盛德雄長鄉里及其祖承事公諱篪妣沈氏始以教子作效考通判公諱知幾妣孺人曹氏尤欲以詩禮用光前人業曹孺人四

子皆賢而左藏公居長四試禮部未三十而登進士第是時承事公尚無恙通判公改秩欲作邑編修官同祖兄弟也亦以賢科相望祿仕李氏之盛駸駸乎古者衣冠矣左藏既注黃甲授迪功郎調筠州司戶參軍滿一考而丁曹孺人憂服闋調漢陽軍司法參軍滿二考以薦者循從事郎丁通判公憂又服闋調辰州沅陵令滿三考又以薦改宣教郎調吉州廬陵知縣再遷承議郎又以薦者授中都官乃除提轄左藏而即世矣生於紹

與癸亥十二月之除夕卒於慶元丙辰二月之中澣其
生也皆畏而愛之其卒也則疑焉而皆不信及其信而
後識與不識皆涕泣又至於今且久而鄉黨之親戚朋
友歲時會聚言左藏之事莫不究其死者非其不考終
命也幼在襁褓未嘗好弄稍長讀書嶄然頭角事父母
未嘗失歡心平居未嘗有怠容處兄弟無絲粟間言和
長幼不異蓄產居喪合禮則治家有繩檢人有不及表
裏殫盡面別是非聽者不怨人有緩急不啻身受輕財

重施不問踈遠及其出仕所至有稱事上官則無不受
知處寮寀則無不盡情諳熟民事明清獄辭兩入掾曹
諸臺郡守莫不倚以爲重在沅陵時鄰郡有訟不決憲
臺擇賢至越三尺而以命君比至一見生死判別廬陵
號江西劇邑事煩賦重剸撥三年當路相慶前宰益國
周公廣陵葛公連剡公車遂登朝路幼學壯行可以無
媿而又對客舉酒未嘗沾醉早失伉儷旁無女御人物
偉岸議論宏達謂宜壽考可以儀表士類擢官中朝未

及眠印而徵疾屬纊享年五十三而止此公論之所以歎息恐為善之不足以勸也左藏諱景範字器之娶蕭氏國子祭酒諱之敏長女亦有婦德前卒子男三人曰嚴曰邁曰克皆肄舉子業端恪恭敬凜有父風女二人長適迪功郎筠州新昌主簿歐鑑其季在室其既奉命以銘而其行事節目銘所不備可以詔告後來者則又有編修官之表在乃先銘之曰立已可以力行臨事可以義爭至孝可以悅親強仕可以成名至於規矩以保

身乃不得以久其生人而不天天而不人